

# 人人都写微电影的时代正在来临

新阅读时代

本报记者 张黎姣

在大四学生慕容诗宇看来,“阅读”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于他而言,除了有目的地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阅读发生在屏幕前,并且已不再是文字形式,而是影像。

慕容诗宇并不是特例,他周围许多同学每天用来观看视频的时间远远超过阅读文字。在不同类别的视频中,微电影是其中颇受欢迎的。

由于有了越来越多的受众,于是,更多人投入到微电影创作中来:编剧、作家、大学生、职场人……微电影从不挑选它的创作者。这是否意味着人人都写微电影的时代正在走近?

剧本创作成为微电影的软肋

日前,由必趣网主办的首届微电影创作者大会在北京举行,专业与业余的年轻微电影创作者们会聚一堂,共议微电影的未来。

微电影不仅仅被年轻人看好。据悉,今年8月,由《小说选刊》主办的“中国作家看临沧”活动也邀请到了叶辛、赵本夫、王干等13位作家、评论家参与“微行动”。作为首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的活动之一,该活动旨在让更多的作家关注微电影创作。

此外,甚至有人开始进行微电影写作培训。编剧陈秋平就义务在网上开设了《一起来写微电影》课程,听众甚多。

作为一个个性化微电影聚合平台,必趣网成立仅短短半年时间,其日访问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足见微电影的势头不容小觑。然而,最让该网站创始人张果头疼的是,许多微电影的制作相对粗糙。“100部电



影中,只有几十部相对较好的。如果想提升微电影质量,应该从源头也就是剧本开始讨论。”

基于此,才有了必趣微电影创作者大会。张果发现,现场的创作者中,有许多并没有编剧理论的学习经历。

慕容诗宇就是其中之一。仍未大学毕业的他专业是生物学,然而出于对微电影的生活经历打动了我。他探查乡村社会而蓄养气,饱读诗书修炼的霸蛮而不野蛮的气质,让我感到亲近。”在徐志频看来,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起点,起点决定路径。起点接近的人,其路径自然会相交和重合,其思想、观念、看法也会相似。“这是我深入了解左宗棠、内心沉睡的观念被

被称为中国手机电影第一人的郑云2008年就开了一家工作室,主要拍摄微电影。团队中没有专职编剧,这就导致常常要在拍摄之前,才把演员召集起来现场开会,然后定好拍摄主题、分配角色和台词,即刻开拍。

郑云说:“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拍摄了400多部微电影,固定粉丝有几千万。”由于一个星期要拍出两部微电影,加之没有固定编剧,郑云选择这样的拍摄方式也是无奈之举,他将其称为“因陋就简”。

学录音专业出身的张骁在剧本创作方面也是“业余选手”,他的微电影《裸奔时代》却与众不同——张骁通过微电影的形式和网友互动,第二集播出后,根据网友的要求或网友提供的微剧本,主创团队将继续拍摄,被选中的微剧本作者还能参与演出。第二集播出后,张骁陆续收到网友的意见和剧本,但多数相对粗糙,或充斥着无厘头的元素,这样的剧本“头脑风暴”收效甚微。

剧本创作似乎成为微电影的软肋。由于知名编剧很少写微电影,热衷于创作微电影的人又缺乏写作专业训练,如何改变微电影质量的源头——剧本,成了不少人所关心的重点。“中国作家看临沧”活动即是一次试水。电影、电视剧曾让不少作家转型成为编剧,微电影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网络付费阅读指明出路

在微电影创作者大会上,必趣网的创办者张果特意放映了几部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他发现,更多的微电影创作者并非专注于讨论创作本身,而是更加关注这些微电影的投资成本。

投入资金制作微电影,可结果收益甚

微,甚至是零收益,这是不少微电影创作者不可避免的困境。也是造成许多专业编剧不愿投入心力创作微电影的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剧本的难题,郑云想招聘一个全职编剧,但响应者寥寥。郑云坦言,维持工作室继续拍摄微电影,已经很艰难,只有先解决收益问题,微电影才能吸引更多专业的创作者。

微电影既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又是一种经济形式。走进电影院看电影需要付费,而现在大多数网络微电影是不用付费观看的,免费观看如何回收成本?这就是注意力经济,也俗称眼球经济。

陈秋平认为,目前,微电影有了3种商业模式。第一种是创作者拍出一部好的微电影,放到各大网站,如果点击量大,必然会有网站或者广告主找上门洽谈合作。这就产生第二种模式——把广告拍成微电影,“已经有人通过这种模式盈利了,但它有先天‘缺陷’。一般我们的影视作品只有一个老板,即观众,但要把广告拍成微电影,就多了一个老板——广告商。这样导致有时宣传诉求和文学诉求发生矛盾。此时,往往是出钱的人说了算,导致微电影不好好看,最终就影响了传播和宣传效果。”陈秋平如是说。

当然,目前出现了第三种商业模式——收费点播。“中国的网民特别是男性网民,已经开始习惯花钱看网络视频了,这种习惯会慢慢延展。”陈秋平指出,付费阅读这种模式在网络文学中已经成型了,它也一定会在微电影领域里出现。如此,微电影便只有一个标准:好看才是硬道理。

微电影创作需要专业化

一方面微电影在网络上积累了大批观众,另一方面,它的制作水准又为人诟病,

到底微电影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如何?

张果认为:“目前我国微电影的发展环境尚不成熟。从创作方面来看,许多专业编剧都去创作电影了,很少涉足微电影。从微电影的特性来讲,它更适合在移动设备上,但是目前的网络环境不够健全,这制约了微电影的发展。”

它的发展困境必将得到改变。据陈秋平介绍,近年来,北京地区电视机开机率已低至30%,更多人从电视屏幕转向手机、平板电脑、电脑等。“可见,未来网络会更方便、更好,如今,一些广告商转移到网络,这意味着我们把剧本直接卖给网站将会成为现实。”陈秋平对微电影的市场很有信心,在找准微电影盈利模式之后,如何对微电影创作者深度培训并融入商业化,也是问题之一。

微电影很短小,但主题、人物、情节、结构仍是要素。尽管当下微电影的理论体系尚未建构完成,业界对微电影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不能回避的是,由于受时长的约束,创作经验不足,进入门槛较低等因素,导致微电影剧本创作水准良莠不齐,产出大、精品少的问题仍很突出。

不少人指出,应该设立对微电影创作者进行专业培训的机构、机制。目前,专门针对微电影创作的培训课程尚不常见,陈秋平的培训也只是尽一己之力,并未形成规模。郑云认为,随着微电影创作问题的突出,相关培训一定会慢慢形成。

近日,由中央新影集团、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单位联合创办的亚洲微电影学院成立,像各类影视学院一样,开设了编剧、表演、影视化妆、后期编辑、摄像技巧以及器材使用等专业,成为微电影的专门培训机构。这是微电影培训的首例。此法或许可以解决微电影的内容瓶颈。

## 《妻本佳人》: 半个世纪的苦乐人生

本报讯(记者张黎姣)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辽宁省丹东市委宣传部等联合举办的姜宏敏长篇小说《妻本佳人》研讨会在丹东举行。

《妻本佳人》于今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3月再版。小说以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土地改革、新中国初兴、改革开放等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地主少爷吕宇春,深爱着美丽温柔的私塾先生的女儿徐文卿,而长工吕宇强对徐文卿也暗生已久。暴风骤雨般的土改,将吕宇春新婚不久的妻子徐文卿当作浮财分给了长工吕宇强。

社会生活起伏跌宕,因而牵动着主人公及周围众多人物的个体命运。一方面,他们承受着社会变革带来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关系异常微妙,时时在考量着他们的人性底线。

与会专家认为,《妻本佳人》开篇直入故事漩涡,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语言细腻有力道,很多地方既继承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又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特点。作品架构宏大,具有历史的深度与广度。故事情节环环相扣,通篇体现着对道德、人性之美的提炼。

### 《身不由己》对人性深度思考

周其伦

杨晓升曾以报告文学家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其中(只有一个孩子)、《21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两部报告文学作品获得广泛赞誉。这几年,他先后创作《红包》、《介入》和《身不由己》三部中篇。我以为《身不由己》是他真正走进小说创作行列的标志性作品。

《身不由己》原发在《芳草》的第5期。它发表后即受到关注,相继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文学选刊转载。近年来,市场经济极大催生了我国庞大的证券市场,并演绎出种种波澜壮阔和诡异非常,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不由己》就是由描述这个市场的异象开始的。作品真实地描写了人们在事件频发的证券波澜中表现出来的人间百态——企业想分一杯羹,两家企业通过资产重组意欲包装上市圈钱,而上市必须要打通证监会的“关节”。黄老板只能找到在京城的“我”帮忙。偌大的京城,渺小的“我”,要与炙手可热的证监会官员接上头,真是比登天还难。焦虑不安的“我”,终于在在家乡人面前卸下外表风光的面具,继续身不由己地以在“京城能够办事”的形象存留于他们心中。

故事引发了人们内心的沉思:一个小地方出来的青年,以骄人的学业艰难地打拼,闯荡京城。但家乡父老却以为肯定像在小城那样风光。出于一种虚荣心,“我”也从未去点破。所谓“身不由己”地陷入到那种“炫耀”的怪圈中。《身不由己》深刻地描摹了现代生活中人性的裂变,并真实透露出当下人们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这才是作品带来的深度考量后的社会真实。

杨晓升的几部中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观察相当细腻。尤其是对人性中最本质的内在,体味得具体到位。阅读这样的作品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或者这也得益于他多年来创作报告文学所积累下来的厚实功底。作者在喧嚣浮躁的社会生活中,保持着一种理性而又冷静的思考。

## 我们该如何保障老年生活

张颖

日前,《十倍薪与百倍薪的快意人生》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倍薪与百倍薪的快意人生》最触动人的议题,是谈及了“如何保障退休生活”。近来养老问题成为热点之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出台、延迟退休、以房养老等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的晚年生活质量,也关系到每个人的未来。在退休之后,只能拿到原来工资的一半甚至更少的情况下,该如何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

书中谈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不为退休之后的生活打算,何以致末老。就算60岁退休,活到85岁,这25年里,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子女都在为生活而奔忙,每个月的生活质量如何保证?

《十倍薪与百倍薪的快意人生》并非理财书,它不教人发财致富,而是帮人梳理对财富的认识,用积极进取的心态和策略,把握未来人生。

作者说,我们从来不乏创造财富的智慧和勇气,我们也有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我们的生活追求是为了获得更有尊严、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这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人,以及我们自己。

本报记者 吴晓东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历史传记小说《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一书中,作者徐志频试图抛开历史陈见,以当代眼光全新诠释左宗棠的一生——历经苦难,完成救赎,愈挫愈勇,成就伟业,以当代国人精神补钙。

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抵御外侮的爱国者,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相对完整地经历了人类19世纪,见证了国家“崛起与衰落,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与政治”的主题。

徐志频认为,同为被载入史册的晚晴

重臣,曾国藩追求“道德之名、文章之名”,毕生压抑真实的人性,端坐圣坛以致人格分裂。但左宗棠做人真实,做事实

在,以凡人标准追求“一艺一伎之名”,着眼做好分内事,真正做到了“心忧天下”,以至事功盖世。

近7年来,同为湖南人的徐志频数十次走访左宗棠故居。“左宗棠在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打动了我。他探查乡村社会而蓄养气,饱读诗书修炼的霸蛮而不野蛮的气质,让我感到亲近。”在徐志频看来,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起点,起点决定路径。起点接近的人,其路径自然会相交和重合,其思想、观念、看法也会相似。“这是我深入了解左宗棠、内心沉睡的观念被

唤醒的内因。”徐志频说。

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秀才之家,父亲的理想就是希望他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无奈他就是放下四书五经不碰,喜欢在古书摊上淘杂书。如,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青年时代的左宗棠被这些“旁门左道”的杂书迷住,这决定了他终身关注两个领域:“舆地学”(即地理学)和“农学”。

“我选择用当代人的眼光去审视左宗棠。”徐志频经过3年的研究,在《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里,聚焦了左宗棠科举考试、铁腕执政、大器晚成等一系列事件,以独特视角关照其内心世界和人

# CBD每个格子里都有光荣与梦想

本报记者 张黎姣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手机永远24小时开机,加班到凌晨两点半是家常便饭,手头总有个项目同时开展,下班时陪客户读夜,每天穿梭在中央商务区,以下简称“CBD”)高楼大厦里,为CBD带来活力和生机。近日,全景反映职场风云的《CBD风流志》一书出版。该书以国际知名投资银行在京商战为背景,以CBD金融圈职场女性为主人公,展现了一场跌宕起伏的职场风云,一场惊心动魄

## 《日夜书》:一部非典型知青小说

本报讯(记者张黎姣)日前,作家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研讨会在京召开。该书通过刻画“知青”、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等各种不同人物形象,讲述了“50后”从知青年代到当下阶段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

专家认为,作家或精细或漫画化地刻画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时代人物群像,富有启示意义;同时,小说里穿插了大量雄辩而富有深度的精神剖析,表现出作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性的强大吸纳与消化的能力。

作为一个被认为“在文体追求上比较自觉”的作家,韩少功在新作中依旧有所突破。评论家雷达说:“《日夜书》是一部思想家气质浓郁的小说,是一部非典型知青小说。韩少功把时空、议论糅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

对于《日夜书》在修辞技法上的突破,作为同行,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表示自己深受启发。他说,小说中议论、抒情、散文化的写法,融会贯通,这在小说史上早有先例,并不稀奇,但是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韩少功把对事件、对故事、对人物的评判交给了叙事者本人,即“我”。作者和“我”的叙事立场完全不同,韩少功通过小说化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种对话关系。它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依靠作家智慧表达理念,而是通过人物明快的叙事、时空的设置,来体现思想的丰富性。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充分肯定了韩少功的追求。他说:“《日夜书》看上去是非常朴实,但是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强大。它的文体情绪隐藏得比较深,形式则是‘通过人物带动叙述’。实际上,韩少功书写的是50年代人的悲歌。”

## 金牌编剧王海鸰成立工作室

本报讯(卓文)日前,享有“中国家庭婚恋影视第一人”、“金牌编剧”称号的著名编剧王海鸰工作室在作家出版社成立。

作家出版社创新促变,发挥资源整合优势。王海鸰工作室的成立,是作家出版社重视本土作家资源、维护作家品牌、开辟新领域、探索出版机制的新举措、新探索。

王海鸰,1952年12月生于山东,16岁当兵至济南军区某部海岛,做过通信兵、卫生兵、业余宣传队队员。1983年调至总政话剧团任编剧。其主要作品有电视剧《牵手》、《不嫁则已》、《大校的女儿》、《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新恋爱时代》、话剧《洗礼》、《冲出气流》,电影《小岛》、《走过严冬》等。其电影、电视剧、话剧曾获飞天

奖、金鹰奖、“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等国家级大奖。

其长篇小说《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获《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长篇小说《成长》以最高票当选原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文学类第一名;并入选原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奖。

王海鸰以《牵手》、《中国式离婚》红遍大江南北。她对婚姻剖析近乎冷酷,却往往能一针见血地触及症结,王海鸰对自己的作品有句意味深长的话:编剧到最后拼的是文学。戏剧冲突固然能够抓住观众的眼球,但是能够打动心灵的永远是带着真正情感的故事。

书山有径

# 有了天涯,便有了刻骨的相思 ——读李硕儒《母亲的诗》

刘荒田

李硕儒的名字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风行而广为人知,他作为该书的第一任责任编辑,可谓为《母亲》奠基。当下,作为作家的李硕儒频频出黄钟大吕之作,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前两年央视热播的40集电视连续剧《大风歌》,据其剧本改编的同名作品近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但我以为最能叩响读者心弦的,是他刚问世不久的亲情随笔《母亲的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亲情,是“慈母手中线”的永恒,是“夜深儿女灯前”的安安,是“今夜鄜州月”的幽远,是“全家都在秋风里”的忧虑,是“黯黯柴门风雪夜”的悲凉。李硕儒是这样表述的:“我从父母的血脉中来,我将沿着父母的去路回去,儿女因此是父母的延续,儿女因此应该读懂父母的脉息,体念父母的情感,感激父母的恩情,呵护父母的生命——一代又一代”。

细考《母亲的诗》,之所以将这种人间至情表达得如此动人,是因为三个因素的作用。

因苦难而饱满。李硕儒的父母和他本人这三代,都经受过离乱、饥饿、斗争和恐惧。在人人难以自保的年代,格外需要亲情的安抚。其中《薄热的联想》一文,便有一段写1959年大饥荒的情景:盛夏中午的一家,16岁的弟弟骑自行车“驮进一捆湿土带泥的野菜树叶”,母亲为了正在长身体的儿女们吃不饱而“总是像犯了罪似的一脸堆笑”。一家子



困桌吃饭时,“说他早在做饭时就吃饱了”的母亲,偷偷地连枕头里的荞麦皮都煮熟吃了。然而,就在全家食不果腹的日子里,父亲竟然带了两个男人来家吃饭,“吃了我们一家十来天的食量”,还住了七八天。原来,两位客人是父亲早年的救命恩人。文中叙述父亲受恩之后涌泉相报的感人故事。就述,亲情从狭隘的“家”、“家族”外延到烟火人间。这一步,貌似不动声色,却实现了亲情散文的重要突破——它以身世卑微的父亲的行事记录,酣畅地阐发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传统人情。

因距离而深刻。李硕儒的漫长人生中,有过几次远离,如“文革”初期,他被从北京发配到内蒙古。上世纪80年代,他的妻子儿女移居美国,他留在国内,隔洋思念。他写对天涯涯骨的思念,取了一个特别的角度——忏悔。他在《永远的悔》中写道,年幼的儿女有一次打架,姐姐向爸爸告状。爸爸生气了,命令儿女先一面后发生矛盾。

太好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行业比较神秘。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国际投资银行离他们的生活太过遥远。”他们认为,《CBD风流志》向读者展示了金融领域职场男女的事业与生活。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他们扮演与中国与外部资本市场沟通的中间人角色。

小说中主人公最终选择离开CBD。姜立涵没想到,自己竟与“他”的命运一样。如今,姜立涵换了工作地点,同时她的北京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当我向街道办事处户籍警递上10元钱工本费时,对方态度和善地递回那本棕色硬壳、烫着金字的居民户口簿。至此,我的迁徙之路终于画上了句号。”

现在,北京对于姜立涵而言,不是故乡,不是他乡,是她的户口所在地。

“当我侧目瞥见晶晶那一颗晶莹的眼泪落在地板上时,心立即抽了一下。”“可能是因眼泪中的盐分和水泥地面发生的化学反应,我每次擦地板,女儿滴在地板上的泪痕就更清晰。它锐利着我的心,揉搓着我的心,撕裂着我的心——不知有多少次,我只好扔掉抹布,坐在地板上狠啻自己发疯发昏的头……”有了天涯,便有了刻骨的相思,以及对亲情的反思。

因诗情而温润。纸抵非仅人类亲情。人类的亲情是从本能升华的。李硕儒所抒写的亲情,经过诗情的浸透,格外隽永。《母亲的诗》更是其力透纸背、心承刀刻的佳篇集锦。其中,写父亲出狱以后母亲的住居,哀痛之极的情节却下笔内敛。在供着父亲骨灰的灵堂里,一家人泪眼婆娑地围坐在母亲身边。“夜深了,母亲叫大家休息,大家都静坐不动。”母亲终于说,“我累了,要睡了,你们都走吧。”说着她铺上被,关了灯。“第二天,当我们早早回到父母居室时发现,在骨灰前的香炉里积满了香烟的纸灰。”万籁俱寂时,她趁着悲沉的静夜,一夜陪父亲吸烟,一夜陪父亲说话,一夜说着此生的悲欢离合,一夜道着生死境界上的离苦别愁……”从此母亲像换了一个人,一方面,疼爱儿孙之心日重。另一方面,母亲内心的心理时隐时现。而后,文章倒叙母亲的生平——“母亲带着我生在院中如山的玉米棒子碾下剥玉米”,“母亲讲牛那织女,讲得忘情,悠悠的,幽幽的,良久,她竟唱起一支歌……”这晚的夜空是我最难忘的,神圣神绕的人生记忆。亲情在这里,凸出了诗眼。

亲情含有诸如母爱、父子之爱、配偶之爱、隔代亲等普遍天性。相对于别的题材,它得天独厚地成为“催泪弹”。然而,要从老生常谈的叙事和浮泛的抒情中脱身,别开生面,以新鲜和深刻引起广泛共鸣,谈何容易!著名作家李硕儒作了卓越示范,值得人们再三揣摩。